

铭刻心底的教诲

■黄港洲

记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2020年1月9日,是我十分敬仰的老首长张爱萍上将诞辰110周年纪念日。我与张爱萍将军相识于30多年前,他当年对我的教诲一直深深镌刻在我的心底,无论何时回忆起来,都历历在目。

那是1989年4月,在隆重庆祝海军成立40周年的光辉日子里,我受海军报社的委派,采访了当年受命组建华东海军的开国上将张爱萍。在采访中,我了解到当年张爱萍将军率领共和国第一代海军官兵,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短短的600多天里,创建起一支初具规模的人民海军部队。我被张爱萍将军那些感人的、富有传奇色彩的经历所感动,回报社撰写了一篇访问记。文章发表后,我感到一篇短稿几千字的专访,远远不能反映张爱萍将军以及共和国第一代人民海军的战斗风采,于是我决定写一部长篇纪实文学,全景式地展现张爱萍将军当年组建华东海军时的动人故事。专访后的第二周,我给张爱萍将军写了一封信,汇报了自己的想法。没想到张爱萍将军很快就让秘书给我来电,同意让我来写。说实话,接到通知后,我是既兴奋又担心,兴奋的是一个赫赫有名的老将军竟然同意一个刚走上新闻岗位不久的年轻人来采访他的传记;担心的是我第一次写如此重大题材的长篇著作,怕自己经验不足难以驾驭。后来,张爱萍将军和李又兰阿姨以及一些老海军人的热情鼓励,让我放下了包袱。我清楚记得张爱萍将军说:之前有不少人想给我写传记,都被我拒绝了。我就是要你写,年轻人不锻炼,怎么能成才呢?玉不琢不成器嘛。就这样,在张爱萍将军的鼓励下,我开始了艰难的采访写作。

在两年多的采访写作中,我多次到张爱萍将军家中拜访他。每次去,他和李阿姨都非常热情,像长辈与晚辈聊家

常一样,跟我讲述了很多当年的战斗故事,包括他是怎样参加革命的,在长征途中怎样打娄山关,抗日战争期间又是怎样奉命去动员李宗仁保卫台儿庄等等。有时聊得迟了,张爱萍将军就留我在他家吃饭。进入写作阶段,我先拟好写作提纲,包括书名和内容,请张爱萍将军审阅,他同意后我才下笔开始创作。那时因为我左脚踝关节扭伤,就窝在家里写作。张爱萍将军和李阿姨得知后,不仅打电话安慰我,还来信对写作进行了具体指导。现在每当我翻看他们给我的信,心中都会升起不尽的思念之情。就这样,经过2年的采访和写作,长篇纪实文学《张爱萍与海军》终于在1991年正式出版了,时任海军政委李耀文上将还为之作序,出版后的这本书也成了写张爱萍将军的第一部著作。书一出版,就非常畅销,后来还获得浙江省优秀作品奖。

由于书写的情缘,我与张爱萍将军成了忘年交。1990年我的散文集《海上漂着一片绿叶》出版之际,张爱萍将军还特意为我题写了书名。特别是《张爱萍与海军》一书出版之后,浙江电影制片厂的同志看中了这个题材,要我改编成电视剧连续剧。由于我当时还在东海舰队的政治部工作,没有时间改编剧本,就与浙江作家联系,共同完成了电视剧连续剧本。在改编电视剧期间,我与张爱萍将军有了更密切的联系,通过电话和书信不断探讨剧本内容,包括剧名《惊涛剑魂》都是张爱萍将军亲自修改确定的。

1996年3月6日,我突然接到东海舰队话务员的电话,说中央军委有电话找我。我接通电话一听,原来是张爱萍将军亲自打来的,他说:“小黄,你们写的那个电视剧,对创建海军时期的许多人物塑造得不够,需要重新创作剧本,按程序报批。”我回答:“好的,首长!我们一定按历史的真实故事重新创作。”后来,由于种种原因,直到他离开人世,我的任务也没完成。没有实现首长的意愿,我内心一直非常愧疚。到了2009年,我调到中共宁波市委党史研究室,才在李又兰阿姨和张朔同志的指导下,再次对剧本进行重新构思创作。我现在还清晰地记得2010年5月23日下午,在北京西山的一个小操场上,我一边陪李阿姨散步,一边向她汇报重新创作的电视剧剧本《惊涛剑魂》的进展情况。李阿姨对我说:“电视剧是文艺作品,张老过去就不能说,可以虚实虚实。大的历史事实不能违背,小的细节可以做一些构思,但一定要好看,人物性格一定要写好。”回宁波后,我们写出了32集电视剧《惊涛剑魂》的剧本,并准备作为大型史诗剧投拍。

渐行渐远的时光里,挥之不去的是那段最宝贵的记忆。我常常想,如果没有张爱萍将军和李又兰阿姨的指导、支持和鼓励,我没有勇气和力量做成这件事。闲暇时,翻看当年的一本本笔记、一帧帧图片,深感这段经历是我人生的宝贵财富。每当工作中遇到困难、一筹莫展时,我总会想起张爱萍将军的传奇人生。他戎马一生,百战疆场,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都忠心向党,夙夜在公;坚持真理,光明磊落;不为功利所驱,不为仕名所惑。哪怕是在人生最艰难的时候,也一身浩然正气,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我想起他有一次对我说的话:“我们这些人出生入死,图的是什么?就是要国家富强,人民安居乐业。什么名利地位,从来没想过!”他的每一句教诲都印刻于我心中,他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他顽强的革命意志也成为时时鼓舞我、激励我前进的力量。

感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一个连队有流动红旗,这缘于部队的传统。那些共有的流动红旗凝结着一代代带兵人的经验积累,也是营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流动红旗的种类设立,本身就是连队的特色之一,表明了这个连队对某项工作的重视程度或者希望在某些工作上有所突破。流动红旗,虽非万能,但确实是激励兵们训练、工作、生活简单有效的良方之一。

一面独此一家的流动红旗,体现出带兵人的艺术风格。爱琢磨的带兵人,不会放过对流动红旗的研究。他会把那些每个连队都有的流动红旗根据自己连队的实际情况和他本人的带兵理念,进行有的放矢的精选和另行创设。一个以军事训练见长的带兵人,从他手里出去的流动红旗大多与训练有关;那些注重管理的带兵人,会更多地让与管理相关的红旗在营区流动。流动红旗,似乎也成了带兵之道必不可少的路标之一。循着这路标,完全可以获知带兵人的带兵思路。

—

我在武警某部当排长那会儿,兵们因为担任城市武装巡逻勤务和执行处置突发事件任务,因而在擒敌技术、单双杠等训练课目上十分上劲,大有“不用扬鞭自奋蹄”的架势。这方面的流动红旗,大家你争我夺好不热闹。照实说,红旗还是在我们排打转的多。我们排的兵晚上7点上街执勤,到第二天早上4点才收队,上午11点前睡觉,下午训练。这么一来,兵们叠被子的劲头就严重不足了。中队有一面供各班抢夺的“内务卫生流动红旗”,周一评比一流动。要说我们排的兵也真是贼精,平常马虎,每周只在评比的那天全力出击,把“平时一般化,关键时刻顶呱呱”的战术发挥得淋漓尽致。我要求兵们最好每次都把流动红旗拿回来,但得到流动红旗又不是我的最终目的,我真正要的是兵们的内务每天都赏心悦目。在这种情况下,我把部队常规的流动红旗做了变通,在每个班设立6面“最佳内务”的流动红旗。旗子是三角形的,最大的如16开纸,最小的如64开纸。一般的流动红旗,每一个项目只设一面,采用的是只有



流动红旗

■北乔

第一没有第二的法则,我偏偏反其道而行,搞了6面流动红旗。一个班长9个兵,有6个兵得了流动红旗,等于批评了另3个兵。如果是一个兵得了红旗,其他8个兵还有自我安慰的理由,现在多数兵的被子有红旗提色,那3个兵的脸上怎么挂得住。6面红旗,从大到小,相当于从第一名到第六名。每天早上开饭前,我让三个班的副班长对兵们的被子挨个查看点评,按名次摆上红旗。这一招挺灵,没过多久,我对我们排的内务已相当满意。

流动红旗的形状和大小,也是花样繁多,各有千秋。形状有长方形、正方形、菱形、三角形等。正常情况下,大的红旗在形状上比较正统,多为长方形,而那些越是小的红旗越可在外形上大做文章。有的连队干脆把小的红旗一个项目做成一个样,有的还是该项目最具代表性动作的剪影。也许是这样的流动红旗在营区并不多见的缘故,因而显得格外新鲜。流动红旗大的如课桌,小的就不好说了。我所见到的最小的流动红旗是置于兵们被子上的“最佳被子”流动红旗,只有巴掌心那么大,居然还形如火焰状。绿色的被子上有一片燃烧的火,兵们面对这样的火焰旗,少不了眼热心烫。

这其中,我见过一种在我看来是最有意思的流动红旗。这是一个连队面向全连士兵的“军事训练尖子”流动红旗。连队每个月进行一次单兵全课目的会操,力克群雄者得旗。这面旗是红绸布制成的,有步枪那么高。这是我见到的为个人设置的最大的流动红旗。但这并非我所说的“最有意思”。这面旗最特别之处是,旗面上有兵们的签名。在兵们夺得过之后,就可以在上面写上自己的大名和籍贯。我见到这面旗时,上面已有11名兵留下了他们的笔迹。这个连的连长对我说,等到旗子的正面被签满了名字,就把旗存放到店队荣誉室,再启用一面新的流动红旗。这位连长居然能赋予流动一种永恒,我不得不佩服。一个已在旗上签过名的兵告诉我,本来,流动红旗得了也就得了,可现在不一样,流动红旗最后的归宿是荣誉室,那可会在我心里活一辈子,因为那上面有我的名字啊!由此看来,这样的流动红旗真是流进了兵们的生命里,将会一直在他们的记忆里流动。

二

流动红旗与锦旗、奖状最大的区别

冬日(油画)

胡美雪作

长征

第4732期

“风吹翠竹香远溢,英雄岭上换新颜”,营门的对联格外醒目。再次踏上这片热土,我感觉全身又充满了活力。虽已入秋多日,但山上仍一片翠绿,山下水库水清如镜,山间石径幽林,别有一番意境。沿着窄窄的青石阶梯走走停停,认真捕捉每个瞬间,一砖一瓦,一草一木,变化用“日新月异”方能表达;营房设施大改大善,加装了安防设施,建起了文体活动室、阅览室,洗上了太阳能热水澡、看上了卫星电视……随着驻地周边度假山庄陆续建起,周边社情变得复杂起来,但官兵守库爱库的责任没变,深山密林见证着厚重如山的质朴情怀……

这次身份不同,不是当“官”而是当兵。我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重温“兵之初”、体察“兵之情”,很快与战士们打成一片。我再一次体味着普通一兵的酸甜苦辣,带着问题进行“解剖式”调研,倾听建议,分享感悟,反思工作。两个星期时间,感受到真情,体察到实情。

随着调整改革,仓库完成使命后移交驻地。去年底,我再一次驱车来到乌山,行走于蜿蜒的林间小道,每到一处都会触景生情。当年栽下的一棵香樟树现已长高,我深情抚摸着树干,仿佛还能听到回响在这里的铿锵誓言,依然能感受到青春的激情在山上燃烧。守望在偏僻的山上,用血汗书写奉献,用岁月诉说忠诚,这就是“英雄岭精神”,是一茬茬官兵扎根大山、甘守寂寞的动力之源。那山和洞库,无不记载着逝去的青春和无悔的军旅道路……是的,那叫怀念。驻守于我,也是一段心路历程,感受着岁月激情,收获着人生感悟。那种简单、纯朴、唯美不可复制,永远让人感念。

在于它是流动的,今日为某兵某班所得,明日就不知会花落谁家。流动的经常性和不确定性,无疑是流动红旗最吸引人之处。

流动红旗,大多数是一周或半月流动一次。不长的周期,拉近了兵们与希望的距离。

在会操或检查前,流动红旗会从班或兵们那儿流回到连队,等待它的新主人。兵们送出红旗时,心里七上八下的,不知道这红旗还能不能流回来。毕竟,连队所有的兵都摩拳擦掌有些时日了。班长在上交班里的流动红旗前,会以班会或其他形式对兵们进行战前动员。有的班长在全班齐力夺回流动红旗的那天起,一有空闲就提醒兵们,可不能旗到手了就万事大吉,要不然我们班留不住它啊!

旗没进班,兵们脚足了劲盼;旗来了,兵们又得拼命地保。流动的红旗,怎么着都让兵们心里来劲。

不能说兵们参加会操和迎接检查单是冲着流动红旗的,但兵们对流动红旗心有所想是必然的,争夺流动红旗的念头和决心还是很有战斗力的。兵们对荣誉情有独钟,以显示实力为骄傲,而谁赢回了流动红旗,就是再好不过的证明。

会操见分晓,检查排名次,全连的官兵集合在操场上,连队干部发表简短的讲话,举行简短的颁旗仪式。队前的得旗者向队列敬礼,队列传出啦啦的掌声。简朴的形式,却让兵们心如潮涌。

原本拥有旗的兵,眼睁睁瞧着人家把旗夺走,目视眼前的洋洋得意,那份失落就和失恋一样。不过,比失恋有过之而无不及,红旗可不是失去的,而是被别人硬生生从手里夺去的。想想吧,一个被他人抢走心爱姑娘的人的心情和一个失恋小伙子的能是一样的吗?兵们咬牙切齿直发狠,等着吧,下回非让红旗怎么走还怎么回来!

那些没能如愿守到旗的兵心里头嘀咕,这回算你行,没什么好牛的,个把星期后还指定谁拿着红旗在队前高兴呢?兵们这可不是“精神胜利法”,而是拳头捏得紧紧地在下决心,并会在最短的时间将决心付诸行动,打它一个攻坚战。

三

名目众多的流动红旗,为兵们提供了东方不亮西方亮的可能。如此这般,流动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开训

■巩怀书

一声号令,飞向蓝天
鹰的眼睛,虎的胆量
驰骋在云天疆场
杀向天狼,如虎扑羊

银鹰展翅
虎虎生风在云海巡航
云有多厚,天有多广
英雄虎胆用铁翅丈量

蓝天飞将
在九霄上为祖国站岗
单机,是座坚堡垒堡
机群,是道铁壁铜墙

用美丽航迹
在天空织起钢铁防线
让航航的灯和繁星一起闪烁
照亮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启蒙

■施浩

还在我童年的时候
我记得每逢假日
母亲便让我清晨起床
打扫农舍里的卫生
再由父亲带着我下田
几乎整整一天
我跟着父亲一起劳作

汗水滴在禾苗上
与碧绿田禾相融
晶莹剔透地映照我
苦涩和幼稚的脸庞
以及父亲古铜色的肩膀
那时我有一种
莫名的累和快乐

当我累了困了
父亲便把我放在牛背上
或者他宽如牛背的肩膀上
我酣睡于阳光的嘴照和父爱里